

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杨 德 豫 译

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杨 德 豫 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7.75

印数：1——30,500

统一书号：10109·1420

定价：(平装)0.85元 (精装)1.75元



Byron

目 次

悼玛格丽特表姊.....	1
给M.S.G.	3
勒钦伊盖.....	5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8

以上选自《闲散的时光》(1802—1807)

为别人祝福的痴情祷告.....	11
当初我们俩分别.....	12
赠一位儿时的旧友.....	14
纽芬兰犬墓碑题诗.....	18
答一位淑女.....	20
在马耳他一本签名纪念册上的题词.....	22
雅典的女郎.....	23
希腊战歌.....	25
给赛沙.....	28
去吧，去吧.....	32
再一番挣扎.....	34
安恬之死.....	37
你已经长逝.....	39
倘若偶尔在繁嚣的人境.....	43

“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	45
致一位哭泣的淑女·····	48
温莎的诗兴·····	49
我给你的项链·····	51

以上选自《随感》(1807—1814)

她走在美的光影里·····	53
野羚羊·····	55
哭吧·····	57
在约旦河岸·····	58
耶弗他之女·····	59
竟然攫去你娇艳的生命·····	61
我灵魂阴郁·····	62
我见过你哭·····	63
你生命告终·····	64
扫罗王最后一战的战前之歌·····	65
扫罗·····	67
“传道者说：凡事都是虚空”·····	69
当这副受苦的皮囊冷却·····	71
伯沙撒所见的异象·····	73
不眠者的太阳·····	76
希律王哭马利安妮·····	77
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来哭泣·····	79
西拿基立的覆灭·····	81

以上选自《希伯来歌曲》(1814—1815)

诀别词.....	83
写给奥古丝塔〔其一〕.....	87
写给奥古丝塔〔其二〕.....	90

以上选自《家室篇》(1816)

致伯沙撒.....	93
歌词〔其一〕.....	95
歌词〔其二〕.....	97
咏“荣誉军团”星章.....	98
普罗米修斯	101
十四行：致莱蒙湖	105
阿尔哈玛的悲歌	107
卢德派之歌	114
给托马斯·穆尔	116
我们将不再徘徊	118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119
三十三岁生日	120
自佛罗伦萨赴比萨途中所作	121
为一支印度乐曲配词	123
凯法利尼亚岛上的日记	124
致苏里人之歌	125
这一天我满三十六岁	127

以上选自《随感》(1815—1824)

* * *

那温柔的秘密深藏在我的心底	130
---------------------	-----

以上选自《海盗》(1813)

十四行：咏锡雍	131
---------------	-----

以上选自《锡雍的囚徒》(1816)

魔咒	132
----------	-----

精灵的颂歌	136
-------------	-----

以上选自《曼弗瑞德》(1816—1817)

去国行	137
-----------	-----

给伊涅兹	142
------------	-----

龙岩	145
----------	-----

以上选自《恰尔德·哈罗德游记》(1809—1817)

哀希腊	147
-----------	-----

黑袍僧	154
-----------	-----

海蒂	157
----------	-----

以上选自《堂·璜》(1818—1823)

拜伦年谱	224
------------	-----

译后琐记	237
------------	-----

悼 玛 格 丽 特 表 姊

晚风沉寂了，暮色悄然无声，
林间不曾有一缕微飏吹度；
我归来祭扫玛格丽特的坟茔，
把鲜花撒向我所挚爱的尘土。^①

这狭小墓穴里僵卧着她的身躯，
想当年芳华乍吐，四射光焰；
如今可怖的死神已将她攫去，
美德和丽质又岂能赎返天年！

哦！只要死神懂一点仁慈，
只要上苍能撤销命运的裁决！

-
- * 这是现存的拜伦诗歌中最早的一首，1802年作者十四岁时所作。1807年收入诗集出版时未作修改。据《拜伦日记》，玛格丽特·帕克是作者的表姊，约比作者大一岁，生前与作者感情甚笃。作者最早的一首诗（作于1800年，已失传）就是为她而作的。约在她十四或十五岁时，因不慎跌伤，脊骨受损，终于不治。当时作者正就读于伦敦郊外的哈罗学校，直到她死后才得知消息。这首诗是稍后作者回来给她扫墓时写的。

① 此处的“尘土”不仅指坟墓的一抔之土，也指坟墓中的死者。典出《旧约·创世记》第3章耶和華对亚当说的话：“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吊客就无需来这儿诉他的悲思，
诗人也无需来这儿赞她的莹洁。

为什么要悲恸？她无匹的灵魂高翔，
凌越于红日赫赫流辉的碧落；
流泪的天使领她到天国的闺房，
那儿，“德行”酬她以无尽的欢乐。

可容许放肆的凡夫问罪上苍，
如痴似狂地斥责神圣的天意？
不！这骄妄的企图已离我远飏，
我岂能拒不顺从我们的上帝！

但对她美德的怀想是这样亲切，
但对她娇容的记忆是这样新鲜；
它们依旧吸引我深情的泪液，
依旧盘桓在它们惯住的心田。

1802年

给 M.S.G.

要是我梦见你爱我，你休怪，
休要迁怒于睡眠；
你的爱只在梦乡存在，
醒来，我空余泪眼。

睡神！快封闭我的神志，
让昏昏流布我周身；
愿今宵好梦与昨夜相似：
像仙境一样销魂！

听说，睡眠——死亡的姊妹，
也是死亡的样品；
天国倘若是这般滋味，
愿死神早早降临！

舒眉展眼吧，美人，且息怒，
我何曾心花怒放；
梦中的罪孽要清算：幸福
只许我凝眸痴望。

梦中，也许你笑口微开；

莫说我受罚还不够——
入睡，被美梦欺哄；醒来，
这苦刑怎生忍受！

勒 钦 伊 盖*

去吧，你浓艳的景色，你玫瑰的园圃！

让富贵的宠儿在你们那里遨游；

还给我巉岩峻岭——白雪的住处，

它们早已献给了爱情和自由；

喀利多尼亚！我爱慕你的山岳，^①

尽管皑皑的峰顶风雨交加，

不见泉水徐流，见瀑布飞泻——

我多么眷念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啊！我儿时常常在那儿来往，

头戴软帽，身披格子呢外衣，^②

缅怀那些物故多年的酋长，

我天天踱过松柯掩映的林地。

直到白昼收尽它暗淡的余光，

北极星当空闪耀，我才回家；

* 勒钦伊盖（当地盖尔语称之为“洛奇纳伽”），苏格兰东北部格兰皮恩山脉的高峰，海拔3786英尺，峰顶终年积雪。作者八岁时曾住在该峰附近。

① 喀利多尼亚，苏格兰的拉丁语名称。

② “软帽”指苏格兰男子所戴的扁平软帽。“格子呢外衣”是苏格兰高地人的民族服装。下行的“酋长”指苏格兰的部族首领。

是什么故事勾起迷人的遐想？

是山民的传说——在幽暗的洛奇纳伽。

“逝者的亡灵！难道我没有听见

席卷暗夜的怒风里，你们在喧呼？”

英雄的精魂定然是满心欢忭，

驾御雄风驰骋于故乡的山谷。

当风雪迷雾在洛奇纳伽聚拢，

严冬便驱着冰车君临天下，

云霾围裹着我们祖先的身影，

在那风暴里——在幽暗的洛奇纳伽。

“不幸的勇士们！竟没有什么异象

预示命运遗弃了你们的事业？”^①

你们注定要在克洛登阵亡，

胜利岂能用欢呼将你们酬谢！

总算有幸，和你们的部族一起，

在勃瑞玛岩穴，你们长眠地下；^②

高亢的风笛传扬着你们的事迹，

① 1745年，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1720—1788）率领苏格兰高地人起事。1746年，在因沃内斯以东的克洛登荒原被英格兰军队击败。查理逃往法国。此后，苏格兰的部族制度全被摧毁，参加起事的酋长被撤换，部落法庭、部落服装甚至风笛也都遭禁止。据作者原注，作者的母系先人——戈登家族有不少人参加过查理的队伍。

② 勃瑞玛，苏格兰阿伯丁郡南部格兰皮恩山地的一个地区，在勒钦伊盖以北。

峰峦回应着——在幽暗的洛奇纳伽。

洛奇纳伽呵，别后已多少光阴！

再与你相逢，还要过多少岁月！

造物主没有给你繁花和绿荫，

你却比艾尔宾的原野更为亲切。^①

从远方山岳归来的游子眼中，

英格兰！你的美过于驯良、温雅，

我多么眷念那粗犷、雄峻的岩峰！

那含怒的景色，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① 艾尔宾，英格兰的古称。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仍然居住在高原的洞穴；^①

或是在微曛的旷野里徘徊，

或是在暗蓝的海波上腾跃。

撒克逊浮华的繁文缛礼^②

不合我生来自由的意志；

我眷念坡道崎岖的山地，

我向往狂涛扑打的巨石。

命运呵！请收回丰熟的田畴，

收回这响亮的尊荣称号！^③

我厌恶被人卑屈地迎候，

厌恶被奴仆躬身环绕！

把我放回我酷爱的山岳，

听巉岩应和咆哮的海洋；

① “高原”，指苏格兰高地。

② 在苏格兰的盖尔语中，“撒克逊”一词可指英格兰人。

③ 作者幼时跟母亲住在苏格兰，过着贫困的生活。十岁时，由于伯祖父（第五代拜伦男爵）去世，没有嗣子，作者便成为第六代拜伦男爵（诗中“响亮的尊荣称号”指此），继承了纽斯台德寺院、罗岱尔两处房产和两千多亩土地（诗中“丰熟的田畴”指此）。

我只求让我重新领略
我从小熟悉的故国风光！

我虽然年少，也能感觉出：
这世界决不是为我而设；
幽冥的暗影为何要笼罩
世人向尘寰告别的时刻？
我也曾瞥见辉煌的梦想——
极乐之乡的神奇的幻觉；
真理！为何你可憎的光明
唤醒我面临这么个世界？

我爱过——所爱的人们已离去；
有朋友——早年的友谊已终结；
孤苦的心灵怎能不忧郁，
当原有的希望都黯然熄灭！
纵然宴会上欢谑的伙伴们
把恶劣的情怀驱散了瞬息；
豪兴能振奋痴狂的灵魂，
心儿呵，心儿却永远孤寂！

多无聊！去听那些人谈论：
那些人与我非敌非友，
是门第、权势、财富或机运
使他们与我在筵前聚首。
把几个忠诚的密友还给我！

还是原来的年纪和心情！
躲开那半夜喧嚣的一伙——
他们的欢乐不过是虚名。

美人，可爱的美人！你就是
我的希望，慰藉，和一切？
连你那笑靥的魅力也消失，
我心中怎能不奇寒凛冽！
又富丽又惨苦的繁嚣俗境，
我毫无叹惋，愿从此告辞；
我只要怡然知足的恬静——
“美德”熟识它，或似曾相识。

告别这熙来攘往的去处——
我不恨人类，只是想避开；
我痴心寻觅阴沉的峡谷，
那瞑色契合我晦暗的胸怀。
但愿能给我一双翅膀：
像斑鸠飞回它栖息的巢里，
我将要展翅飞越穹苍，
飘然远引，得享安息。①

① 《旧约·诗篇》第55篇：“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